

概念隐喻理论下《飘》中的爱情隐喻研究

钱晓雯 毛智慧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浙江宁波 315300)

摘要: 玛格丽特·米切爾的《飘》作为一部经典爱情文学作品,作者运用了大量的概念隐喻对女主角斯嘉丽的爱情进行描写。文章基于概念隐喻理论,从认知语言学视角聚焦考察《飘》中的爱情隐喻。研究发现,作品中运用生活中许多常见、熟悉且具体的事物和现象作为始源域来隐喻爱情,其中包括实体与物质隐喻(如水、电、食物、物理现象、化学反应等)、容器隐喻(爱情是容器)和结构隐喻(爱情是战争)。

关键词: 《飘》; 概念隐喻; 爱情隐喻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828(2023)17-0084-03

DOI:10.20112/j.cnki.ISSN1007-5828.2023.17.028

一、引言

玛格丽特·米切爾的《飘》(Gone With the Wind)^[1](玛格丽特·米切爾, 2011)是一部讲述南北战争时期故事的长篇爱情小说,故事取景于亚特兰大及其附近的一个种植园,着重描绘了美国南北战争前后南方人的生活,从政治态度、言行举止、习俗文化、爱情观念等方面刻画了很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其中斯嘉丽、瑞德、艾希礼和梅兰妮最为典型。众多学者从文学和文化角度,对小说中人物性格分析、故事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背景、主题和写作手法等进行探讨深究,如:研究《飘》中背景的叙事功能^[2](何千帆,蔡梦薇,2022);《飘》中战争对斯佳丽性格的影响分析^[3](马瑜遥,2023)等。其中最为广泛的研究是对该作品中女性主义思想的解读,如:以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解读《飘》^[4](杜营,2015);容器图式视域下《飘》中女性主义分析研究^[5](揭美琴,2021)等。还有一些译者从不同翻译的理论角度对各类译本进行对比分析,如:以《飘》的傅东华译本为例研究系统功能语言学语境观和关联理论语境观在翻译实践中的运用^[6](龚文静,2012);从译者主体性角度研究《飘》的两种译本^[7](汪晶,2021)等。作为一部世界经典爱情名著,作品在讲述南北战争故事背景的同时着重描述了女主角斯嘉丽的三段爱情故事,米切爾在《飘》中多次运用爱情隐喻表达,因此,本文拟从认知语言学的概念隐喻视角来聚焦考察《飘》中的爱情隐喻,并进行认知阐释。

二、认知隐喻

Lakoff和Johnson的著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8](1980)的问世,打破了传统隐喻研究的枷锁,也打开了认知语言学隐喻研究的大门。隐喻不再仅仅是一种修辞,而是我们思维的模式和认知的方法。认知语言学通过人

们对世界的经验、感知、概念化和认知方式来研究语言^[9](赵艳芳,2001:14)。认知科学家说,隐喻是人类认知事物的一种基本方式^[10](束定芳,2000:19)。Lakoff和Johnson提出了“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并将其分为结构隐喻、方位隐喻和实体隐喻^[11](周世箴,2006:9-129)。始源域和目标域是概念隐喻中两个重要的基本要素。在概念隐喻中,始源域的某些特征映射到目标域,从而在二者之间建立关联。其中,结构隐喻是用一个具有建构性的概念来表达另一个概念^[11](周世箴,2006:119-129);方位隐喻是以方位为基础,以概念相关性为考量组建成一个完整的概念系统;实体隐喻(Ontological Metaphor)是从实体与物质的角度来理解我们的经验的,使我们能够挑选出我们经验的一部分,并将他们视为独立的实体或统一的物质,并将这些物质根据我们的经验,对他们进行指称、分类和量化,通过这些方式,我们能够对这些物质进行推理研究。实体隐喻包括实体与物质隐喻和容器隐喻两大类^[11](周世箴,2006:47-58)。经语料搜集并分析后,我们发现,《飘》中的爱情隐喻包括有三大类,实体和物质隐喻、容器隐喻和结构隐喻。

三、《飘》中的爱情隐喻

爱是人类永恒的主旋律,爱情始终是文学中重要的主题和意象之一。爱情是抽象的,作家在描写爱情时多喜欢运用隐喻将爱情具体化。许多学者对爱情隐喻做了研究,他们发现,爱情常常被隐喻为生活中的一些较具体的物体和现象,如电影《怦然心动》中的爱情被隐喻为自然现象和战争^[12](曾昶,李国宏,2022);徐志摩诗歌中的爱情被隐喻为水、植物等自然物质^[13](马红雪,2019)。在《飘》中,作者在描写爱情时也使用了大量的概念隐喻,主要表现为实体隐喻和结构隐喻。这些概念隐喻的使用让

爱情的悲欢离合都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从而给读者更加深刻的爱情体会和感悟。

(一) 爱情的实体与物质隐喻

在实体与物质隐喻中,人们往往借助对物体和物质的体验来认知相对抽象的经验^[14](文旭、杨坤,2022:53)。爱情的体验是非常抽象的概念,因此常常被人们隐喻为相对具体的物质实体,在《飘》中,爱情则被作者隐喻为如水、火、电流、天气现象,甚至食物等,始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相似性在于其不稳定性、强烈程度、不可或缺性等。

1. 爱情是自然物质

爱情也是文学作品创作的永恒主题。米切尔在《飘》中将爱情隐喻为自然界的物质或现象,这些事物与爱情之间存在相似性。隐喻的功能是将两者之间的相似性互相映射、互相融合,起到积极的表达作用,两种物质之间越相似,表达就越容易传递,这种传递也会更加准确。

爱情是水:水与爱情在很多特征上存在相似性,这为爱情和水这一物质之间的隐喻构建提供了相似性基础。如人们常常用细水长流隐喻爱情的稳定长久,利用水源不断这个特征表达爱情持续的时间之长;也有用“柔情似水”等表达来隐喻爱情中的温柔情感,流水是缓缓向前流动的,爱情也是不断前进发展的一个过程。《飘》中的爱情描写也不例外,米切尔也用水这一自然物质来隐喻斯嘉丽见到瑞德不堪模样时瞬间涌上心头的怜爱。

例1. At the sight of Ashley in rags, with an axe in his hand, her heart went out in a surge of love and of fury at fate. (p727)

例1的始源域“水”在文中以其“surge”的状态突显出爱情迅速而汹涌的特征,以此映射爱情的热烈瞬间。曾经温文尔雅的翩翩公子如今却衣衫褴褛,斯嘉丽无法忍受自己心爱的人落到如此境地,一阵带着心疼的爱意从心底迸发而出。

2. 爱情是自然现象

在《飘》中,爱情还被隐喻为一些自然现象,其中在隐喻中充当始源域的包含有物理现象(如电流、冲击波等)和化学反应(如火的燃烧等),以突显爱情过程中强烈的生理感觉和心理感受等。自然现象是不受人为控制而自然发生的,沉浸在爱情中的人的身体行为也是无法被外界改变和控制的,大脑和神经活动接收到爱情的信号,身体就能对此作出相应的反应。

爱情是电流:电流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一种物理现象,但受到电流冲击时身体的感觉却非常强烈。人们受到电流冲击时往往身体会产生一系列不自觉、不可控的颤抖反应。这一反应作为始源域电流和目标域爱情之间的相似性基础,突显爱情来临时的身体感受,即身体强烈的震颤反应。

例2. Something vital, electric, leaped from him to her at the touch of his warm mouth, something that caressed her whole body thrillingly. (p469)

例2中直接用“something electric leaped...”来隐喻斯嘉丽和瑞德亲吻时爱意在嘴唇之间的传递,亲吻本身就是一

种体现爱情甜蜜的具体状态,电流也是一种相对具象的现象,将两者相结合来隐喻爱情,更加能体现出爱情带给人的震撼。作品中还运用了“trembling over her”这种隐喻表达,在斯嘉丽无比想念瑞德的时候,只要一想到他身体就不由自主地颤动,通过隐喻将抽象的爱情具化为一种身体不自愿的动作,爱情的电流爬上了身体使人无法控制。将爱情给斯嘉丽带来的感受隐喻为电流给人的生理感受,通过动作更加清晰地表达斯嘉丽当时的心理状态。电流通过想念传递到斯嘉丽,使她的整个身体震颤不已。

爱情是物理冲击波:物理冲击波具有很强大的力量,爱情也是充满力量的,这就为始源域和目标域之间提供了相似性基础。在此相似性基础上,两者相结合能将爱情描绘得更加生动具体,也能给读者带来更多的思考空间,增强读者的阅读感受。

例3. ...which made his very entrance into a room like an abrupt physical impact. (p303)

例3中就将爱情隐喻为强烈的物理冲击波。瑞德高大俊美,是斯嘉丽爱慕的对象。他一进门,斯嘉丽就感觉到一股强烈的冲击波袭来。这使斯嘉丽更加坚定自己要降服这位与众不同的男人的决心。

爱情是化学反应:日常生活中人们也常常将爱情隐喻为化学反应,如两个人之间产生了“微妙的化学反应”。火作为一种化学反应,是燃烧过程中发光发热的现象。陷入爱情的人往往会有一种体温升高的生理感觉,这为爱情和这一化学反应二者之间的隐喻提供了相似性基础。在《飘》中,米切尔用火的燃烧这一化学反应来隐喻爱情,具象地表现了两个人之间产生的热烈爱情。

例4. She raised eyes blazing with love and triumph to him. (p738)

例4中,爱意眼睛里燃烧,用火的燃烧映射爱情的火热。作品中也有“his mouth was hot on her”这类表达,嘴唇发烫是爱在燃烧的具体表现,通过温度和触感映射出两人亲吻时的热烈。这两个例子都是通过火的燃烧这一典型的化学反应表达男女主角之间火热与激烈的爱情。

爱情是天气现象:天气是丰富多变的,爱情也是一种多变且丰富的情感。爱情和天气之间的相似性有很多,如温暖柔和,强烈多变等,将两者放在同一个相似性基础上来进行隐喻,更有利于增强情感的表达和释放。文中聚焦于爱情这一强烈的情感和猛烈的天气现象,如将爱情隐喻为暴风雨等。

例5. When the fury of love had beaten in her heart, his mind had been closed to her. (p1270)

例5中,暴风雨是猛烈的,爱情也势不可挡。在此相似性基础上,二者相互映射,作者将激情四射的爱隐喻为暴风雨突显二者对爱情中的人带来的身心感受,体现出爱情到来时的猛烈冲击感。

3. 爱情是食物

食物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人类的生存依赖于食物。爱情也是人类情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不可或缺的情感之一。食物和爱情两者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喻，构成了爱情隐喻的相似性基础，在始源域和目标域之间形成互动映射的关系。在《飘》中，作者将爱情隐喻为食物，聚焦于二者的不可或缺性，突显爱情是一种让人无法割舍的特殊情感。

例6. Her body seemed to melt into his and, for a timeless time, they stood fused together as his lips took hers hungrily as if he could never enough. (p738)

例6使用“hungrily”来描写亲吻的如饥似渴，展现出两个人的爱意浓烈程度。围绕“食物”这个根隐喻所衍生出“饥饿”这个派生隐喻，从而构建爱情隐喻。“want food to eat, horse to ride and a soft bed to...”这一组是多始源域与一个目标域之间的映射，其中包含了食物的始源域。作者将人们对于食物的渴望映射到对于爱情的欲望上，“想要吃”来隐喻“想得到”，将具有相似性的两种心理状态作为隐喻的基础，句中作为始源域的交通工具和用于休息的家具都是生活的必需品，和食物一样具有不可或缺性。

（二）爱情的容器隐喻

容器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具有普遍性和具象性，所以人们常常使用容器的概念去认识较为抽象的世界，为其提供边界等。情感作为一种抽象的概念，英语中大多数情感概念的体验和理解都是建立在容器隐喻的基础上来完成的^[15]（Kövecses, 1990: 146）。在《飘》中，作者使用容器隐喻来构建爱情这一抽象概念。将抽象的爱情隐喻为容器，人则是这个容器中的内容物，因此，常常有“（fall）in love”等表达。

例7. In Ashley and his love lay strength upon which to lay her weakness, courage to bolster her fear, ease for her sorrow. (p1399)

例7中，艾希礼的爱作为一个容器，这个容器里流淌着柔情和力量，这些都带给了斯嘉丽更多面对恐惧的勇气，也缓解了她的悲伤情绪。此处的容器隐喻赋予了爱情以边界，把爱包围起来承载一些抽象的感觉，将抽象的爱具体化，容器里承载得越满，则爱得越深刻。

（三）爱情的结构隐喻

所谓的结构隐喻，就是用个易建构的、易描述的概念去建构另一个意义模糊、不易表达的概念^[11]（周世箴，2006: 119-120）。其核心也是将人们熟悉的经验作为隐喻的基础。结构隐喻具有坚实的文化基础，如“辩论是战争”^[11]（周世箴，2006: 129）。在某种程度上，爱情也是一种战争，如汉语中“情敌、情场”等这些表达都是将爱情隐喻为战争的结构隐喻。在这一结构隐喻中，很多与战争相关的概念会随之而来，用来表达爱情在两个相爱的人之间产生的博弈性。在《飘》中，作者通过使用敌人、胜利、战利品这些具象且容易描述的概念来隐喻抽象的爱情，更容易让读者体会作品中爱情的对抗性和目的性。

例8. There had been the problem of trying to win Ashley's love ... (p656)

例8中，“win”创造了一个战争隐喻的基础，将艾希礼的爱隐喻为爱情这场战争的战利品，此处既显示了斯嘉丽为了爱情和一系列问题的对抗性，也体现了爱情的目的

性——得到对方的爱。

结语

隐喻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爱情是一种抽象的概念，也常常借助隐喻手段进行表达，《飘》的作者也使用了大量的概念隐喻对爱情进行具象的表达。通过对《飘》中爱情隐喻的研究发现，作者运用了许多在生活中常见且具体的事物和现象等作为始源域来隐喻爱情，其中包括实体与物质隐喻（如水、电、食物、物理现象、化学反应等）、容器隐喻（爱情是容器）和结构隐喻（爱情是战争）。这些隐喻为作品中的爱情提供了坚实的表达基础。玛格丽特·米切尔通过自己对这些概念的体验和经历，将爱情这一抽象的概念生动地刻画出来。本文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解读作品中关于爱情的隐喻特征，希望能传达给读者更多关于作者想要表达的对爱情的不同思考和认识。

参考文献：

- [1] 玛格丽特·米切尔.《飘》[M].杨帆,译.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1.
- [2] 何千帆,蔡梦薇.玛格丽特·米切尔《飘》中背景的叙事功能[J].名作欣赏,2022,751(11):65-67.
- [3] 马瑜遥.《飘》中战争对斯佳丽性格的影响分析[J].英语广场,2023,223(07):80-83.
- [4] 杜营.生态女性视角下的《飘》[J].宁波教育学院学报,2015,17(02):54-56+82.
- [5] 揭美琴.容器图式视域下《飘》中女性主义分析研究[J].作家天地,2021,559(01):74-76.
- [6] 龚文静.系统功能语言学语境观和关联理论语境观在翻译实践中的运用—东华之《飘》译本为例[J].语文建设,2012,23(22):68-70.
- [7] 汪晶.从译者主体性角度研究《飘》的两种译本[J].英语广场,2021,164(20):30-33.
- [8] Lakoff,G.&M.Johnson.Metaphors We Lived By[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 [9] 束定芳.隐喻学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 [10] 赵艳芳.认知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 [11] Lakoff,G.&M.Johnson.我们赖以生存的譬喻[M].周世箴,译.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6.
- [12] 曾昶,李国宏.概念隐喻理论下电影《怦然心动》中的爱情隐喻研究[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2,6(31):26-30.
- [13] 马红雪.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徐志摩诗歌爱情概念隐喻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9.
- [14] 文旭,杨坤.认知语言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
- [15] Zoltán Kövecses.Emotion Concepts[M].New York:Springer-Verlag,1990.

作者简介：

钱晓雯（2002-），女，汉族，浙江绍兴人，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学生，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

毛智慧（1977-），女，汉族，江西临川人，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对比语言学。